

詩

一卷三號

本刊係我們三數同志所辦，祇因前兩期中沒有申明投稿地點，所以以前惠稿諸君，有的所惠寄之稿我們並未收到，有的乃由中華書局編譯所轉折寄來。我們對於辦事的疏忽非常抱歉！今請以後諸君惠稿，都寄蘇州用直

葉聖陶收，或杭州第一師範轉劉延陵收。又本刊每期出版，中華書局都以

數十冊交同人分贈投稿諸君；同人所能報答諸君盛意者不過如此，這尤其是同人所萬分抱歉的！

(記者)

名人書畫屏聯堂幅

(裝) (飾) (送) (禮)

本局用新法鋅版玻璃版 精印明清

現代名人書畫之對聯屏條立軸條幅

都三百種 選擇之精 印刷之工

裝潢之雅 售價之廉 早已全國

馳名 推為獨步一時 花廳客堂書

房臥室懸掛者 無不應有盡有 送

喜禮 壽禮 年節禮 開張禮 尤

屬價廉物美 雅俗咸宜 較之自行

撰寫者 省力省費 更覺雅觀

對聯每付僅售

一元左右屏條

每堂僅售二元

至五元左右立

軸堂幅每張僅

售數角至二元

左右均已裱好

另有詳細目錄

函索即寄各件

懸掛店內如蒙

惠臨賞鑒尤所

歡迎

詩

第一卷 第三號 目次

小評壇……………雲菱

(一)去向民間 (二)詩與詩的 (三)論譯詩 (四)小詩的流行

法國的俳諧詩……………周作人

現代的平民詩人買絲翫耳……………劉延陵 1

對於詩壇批評者的我見……………王統照

詩泉灌溉的花……………劉延陵

詩五十九首

詩三首——王統照 詩一首——朱自清 詩五首——鄭振鐸 詩一首——俠隱 詩一首——子耕

詩七首——俞平伯 詩二首——王統照 詩一首——V. V. 詩一首——程憬 詩二首——陳學

乾 詩一首——漠華 詩二首——潘訓 詩一首——陳乃棠 詩一首——馮雪峯 詩一首——朱

通訊

自清 詩二首——汪靜之 詩一首——漢華 詩一首——維祺 詩一首——程懷 詩四首——劉
 延陵 詩十九首——徐玉諾 詩一首——馥泉

平伯 金甫

十一年五月發行

詩

學詩入門

一冊 一角

王文濡編

敘述事物。涵養性情。莫善于詩。唯調和平。仄。練習對偶。最為初學所難。本書于兩事之如何入手。指示極明。其餘作詩之法。應有盡有。言之綦詳。稍知文字者。閱之即能了解。金針之度。無過此本。

釋註 詩歌發蒙

一冊 二角

沈伯經 凌桂清 合著

沈凌二君。詩學湛深。從事教育。歷有年所。本編所撰。事事物物。悉合兒童心理。音註明白。詞意顯豁。上口自能領會。

釋註 詩歌易讀

一冊 二角

沈伯經 凌桂清 合著

本編輯撰參半。兒童應有之道德。普通之智識。以次加入。藉補詩歌發蒙所未備。語意仍極淺顯。畢業於此。可以進讀唐詩。

釋註 唐詩易讀

二冊 四角

王文濡選 王楚香著

本編專選唐詩之易解易學者。共得三百餘首。體格完備。注其音義。疎其大意。即無師授。亦能明瞭。無坊本扞格難通之弊。

小評壇

雲菱

(一) 去向民間

近代的文藝的精神可以說是由主觀的傾向於客觀的，由抒情的傾向於寫實的。而現代各國的詩也太都有這個趨勢。中國的詩，形式上雖然經過了一番革命，而就這幾年來所見的新式詩看去，好像還是主觀的抒情的爲多，客觀的寫實的爲少，——或者竟可說是極少。記者絕不以爲這兩種詩的價值根本上有若何差異，但爲幾千年來偏於主觀與抒情的中國詩着想，也很希望有第二種的新詩人出現。

若論怎樣才能有第二種詩，我以爲不能單靠讀書，尤不能單靠玄想。這或者和寫實小說一樣，要作者有經驗罷？「平民的詩人大都生於民間。」和民間不大接觸的人描寫民間的事總是難於切合的。固然也有人如白朗吟之未到希臘而詩中描寫希臘之處非常真切。但白朗吟家藏書本富，他從七歲上起就沉湎於和希臘有關的文學之中。由書中日日與希臘接觸，這雖不是直接的經驗，也有似於間接的經驗了。

我有好幾位能做新式詩的朋友做過幾十首得意之作以後就漸覺來源乾竭，而做出來的也幾於和以前所做的氣味格調相同，大可不做。記者自己也有相似的感覺。我以爲這都是由於生活太少變化之故。本來資質能做詩的人都恃有一點性靈，而性靈必須有觸才動，生活單調則觸動性靈的東西少。單靠一點主觀

的玄想；來源怎得不涸竭呢？

所以我以為平民詩人縱然不是『生於民間』也須要去向民間；至於雖不想歌吟平民的生活而却想教他的詩的內容豐富的人，則似乎也不可專在書與玄想之中搜索，而應注意生活。

(二) 詩與詩的

反對語體詩的某先生以為雖有詩意而不守格律的文字祇能稱為詩的，不能稱為詩。

這可算是嚴於辨別了，但却何必這樣嚴呢？

古人說到『國家』都把君主認為一個重要的屬性；如果現在『國家』二字也用古義解釋，則現代的一切共和國就都是『國家的』不是『國家』了。又如古人所謂『賢良的婦人』都以一種背理的貞操為屬性；現在『賢良的婦人』也能用古義解釋麼？

人定的法律與道德標準可以由人變動。人定的定義自然也可以由人變化。因為現實是不息的變化着，人的思想有一部分也須跟着現實變化咧。

這樣說，古人雖以格律為詩的必要的屬性，而我們却不必如此。含義既已變化了，我們何必定要用古代的意義解釋現代的名辭而不用現代的意義解釋呢？定義是人造的，不是上帝造的，所以我們不必得到上帝的允許而後才能變更定義。

(三)論譯詩

論到語體文的歐化，我贊同振鐸兄的主張，允許在能了解的範圍之內的可以歐化。論到詩的文字的歐化，我主張範圍還要狹小。但是有些人以為作詩須尊重性靈，所以詩的文字的歐化與否，和歐化的深淺，應聽之作者主觀的自擇，寧可讀者不懂，不可為讀者勉強；所以我就不說了。

但是作詩是為的表現自己，還可不顧讀者之懂不懂，至若譯詩則大概都是希望讀者理解賞會的，所以歐化的範圍就不可沒有限制；否則何必譯呢？我以為譯詩的文字的歐化不但須求可以理解，還須容易了解。理智的文字的歐化在不甚容易了解之處令讀者為一度之思索尚不要緊；詩是重情韻的，若因文字的歐化而在不必令讀者思索之處也令讀者思索，則情韻總多少有點損失。

我以為譯詩要達原有的風調很難，要達原有的音節更難——有時竟可說是絕對不能。所以如果一首詩失去了原有的風調音節就失去原有的價值，則這首詩萬不必譯。如果失去兩者而原有的價值尚無大損失，就不必為保存原有的風格與音節之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而使意義暗晦。如果失去兩者而原有的價值絲毫無傷，就更不必為保存風格音節而使文字受不必要的歐化以陷於暗晦。不知先覺的先生們以為如何？

(四)小詩的流行

短詩必須文簡而意精，否則也必須有特殊的風格。像太哥爾飛鳥集裏所收的詩，大部分可算好了，但有二三十首我還覺得是一種理智的格言。

聖陶兄來信云：『近來短詩盛行，觸目皆是，使我頗生疑念。何以前此少有短詩而近來大家所得的情感却都宜於作短詩？若先存體裁的觀念而詩料却隨後來到，則短詩也就是五律，七絕了。看的越多，興味越淡。即如某先生之作，也覺稍帶勉強的意味。』

法國的俳諧詩

周作人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九日讀實新聞上有岡野黨的一篇俳諧與法國詩人們，說有保朗等十人從詩人古修研究日本俳句，共作俳諧體三句詩，併譯出十首附在後面。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與謝野寬在明星第一期上介紹法國的俳諧詩，略附說明道：

「法國詩壇受了俳句的暗示，作三行的俳諧詩（Haikai），始於古修，已經是十七八年前的事情了。這一派青年詩人在最近的大戰去出征，併且作俳諧詩。這個真正的「無說明之詩」（Poésie sans explication）據說是甚適於表現戰地的一刹那的感興。其中也有死在戰爭裏的人。這俳諧派雖然人數還少，却已確在法國詩壇的一隅有了基礎。其作品出現於諸雜誌，詩集已有幾冊出來了……」

他們的詩雖然稱作俳諧，在形式上相似的地方，是以三行組成，但未必用五七五的字數。其內容與語數相比例，大抵也較俳句更為複雜，無寧近於短歌。感情的暗示的地方，很與俳句相像。俳句有季節的限制這一件事，他們是不知道呢，還是知道而故意的不顧的，均未可知。

現在便就兩家所譯的俳諧詩，重譯出來，共十人二十七首。一九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附記。

約翰保朗二首

一

誰呢，笑著和你說話？

不，小河的水，

和兩三朵的花。

二

北邊的天空是烟，

東邊的天空是胡蝶；

真是輕浮的風呵！

勒納莫勃朗六首

三

我願見那個女人，

也願見伊的訂婚的人。

但是兩人一同來時呢……

四

幾個朋友死去了，

我的心漸漸的和他們疏遠了。

請原許罷！

五

勃勒泰尼的夜，

不知什麼地方，過去了，消滅了，——

木靴的音和古時的歌聲。

六

昏暗的晚間，

只有一個星光，——

有水在什麼地方罷。

七

晚霞的純紅的雲，——

在蔚藍的天空的洞窟裏，

細細的初月的影。

八

靠著窗戶，

燈光照著的臉龐，

月光正落在髮上。

亞爾倍耳彭桑一首

九

板凳是被露水濕了，

石凳是冰冷了，——

秋天的幽會。

莫列思戈朋一首

十

海的上面是

野鴨的群，——

一片的雲做出來的陰影。

保羅謫呂耶爾二首

十一

不唱歌的妻，

黑的衣服，灰色的人家，

「愛」出去了了的晚間。

十二

新漆的柵欄，

青的樹是薔薇，——

哪，這是我時節了。

約翰布耳敦二首

十三

在馬的鼻子前面，

交飛的燕子，……

切風的剪刀。

十四

在水上觸着了，又分離了，

枯的薔薇的花束，

攪碎了的信札。

約翰·理查勃·洛克五首

十五

半夜裏醒了，

月光正濕著道路。

我真想旅行呵。

十六

窗上是夜，

野上路上也是夜了，

燈火和我却是孤獨。

十七

鄉村的寒夜，

地爐裏是紅的餘火，

朋友都遙遠了。

十八

晚風吹著——

遲歸的烏鴉，

啼著急飛的烏鴉。

十九

開著的市門，

顯露出剪齊的黃楊木的短籬，

柔軟的冬天的雨。

彼得·亞爾·倍耳比羅一首

二十

在挺直的綫路上，

火車橫渡了六月走著。

鐵器裏排著隊伍呢。

喬治撒比隆一首

二一

沒有一點皺紋的水窪，

飲水的母鷄，

用嘴掬著自己的影。

儒理安伏亢斯一首

二二

陶醉之後，暗黑的半夜，

二人不能不想到了，

我們小孩們的失望。

保羅路易古修五首

二三

瓦瓶的中間，

一枝粗糙的紙花，……
鄉村的舊教寺院。

二四

沈靜的夜半，

干涸的河與古舊的塔，
想起他們往昔的盛時。

二五

寂寥的陰天底下，

帶灰色的青綠的
古的運河。

二六

燈心草也睡了的
日子，

我很愉快的

夾在正午的日光底下。

二七

在船的旁邊，

我爬著倒挂下去，——

那個蜻蜓，你於我要求什麼呢？

現代的平民詩人買絲翳耳

劉延陵

(我本想譯一篇英國最近的詩的略史表示「新詩」在英國的現狀。因急於付印，所以先揀出英國現代最有名的一個詩人略加敘述。讀者看了，也可以略知英國的「新詩」的意義。)

「無人把新酒傾入舊的瓶裏……新酒是必傾入新的瓶裏的。」但是傾新酒於舊瓶，乃是買絲翳耳的永久的職業。現代的自由詩人無不尋找新瓶，有時其注意於瓶且過於酒。而買絲翳耳則傾其濃烈的蜜酒入五百年前的舊器。我所以如此說的，乃是因為他的詩中的取材與文字都和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文學最盛的時代，從一八五〇年到一九〇〇年）的詩人不同，然而他的詩的形式却是取的一四〇〇年上死的喬騷 Chaucer 所創的 Rime Royal 一種格式。

讀了這一段話，可知買絲翳耳不但是是一個新的詩人，還是一個特殊的新的詩人，因為他的詩的精神是新的，形式却是舊的咧。所以有新的精神，舊的形式，這都和他的身世有關。

約翰買絲翳耳 John Masfield 是在一八七八年出世。他是一個律師的兒子，因為生性好動，又極歡喜海，所以早年就逃了出去，做海上的水手。後來又在紐約一個大旅館裏做過僕役；因為在旅館裏接觸的人極多，因此對於人的天性遂又有了精細的了解。離開了旅館之後，他又曾在某處一個製地毯的廠裏做過工作。在這兩處的時候，他都是日裏工作，夜裏讀喬騷的詩，直到兩三點鐘。這就是他的詩篇所以都用喬騷的詩

體之故。

他做過小說，做過劇本，做過批評文藝的文章，但他的聲名總建在他的詩篇之上。他的詩有兩個特點：第一，描寫海上的風景生活非常美麗生動，為並世作家之所不及。第二，歌詠下等社會的生活與悲哀非常真切，動人心魄。這兩層自然都是由於他自己有其經驗；而把這兩層比較而論，歌詠民衆的生活尤其是他之所以偉大。

他有獻神 Consecration 一詩，把詩看做獻神的東西，表明詩之應當用於神聖之處。你看這首詩最後的幾句：

『別的人可以歌詠酒與富與快樂，

歌吟愉悅的有權勢者之臨到；

我的歌詠却是說的污穢的、卑賤的人，說的地球上的塵土與渣滓！

他們歌詠的乃是音樂、色彩、光榮與金，

我所歌詠的乃是一撮的灰燼，一口的羸若。

風中雨中的盲的、跛的、殘廢的人——

這些乃是我的詩歌所要吟唱，我的故事所要說到的呀。

他刊行的詩本很多。出版最早的乃是一九〇二年的鹽水民歌 *Salt-water Ballads* 與民歌 *Ballads* 都是用水手所借用的言語描寫水手們的生活，用語魯直，情感熱烈，而有描寫極深刻的寫實精神。

這已足以表示買絲翳耳的作風了。但是他的代表著作總要算一九一一年以後的四本長篇敘事之詩，而他的聲名也都建築在這四本詩上。這些乃是永久的惻隱 *The Everlasting Mercy* (1911) 多寶 *Daubar* (1912) 獨街的寡婦 *The Widow in The Bye Street* (1912) 水仙花的田 *The Daffodil Fields* (1913)。他們都是說的平民的悲哀，無不撥動人的心弦。

永久的惻隱是說的一個荒淫且盜人家魚鳥的酒徒因為他的母親和別的一個婦人的感化終變成一個善良的信奉耶教的農人。詩中描寫最後在酒店裏的一段是最深切動人的了。那個從前無惡不作的酒徒昏懂懂跑出了酒店，周圍密黑的，而前面却像有一團靈光。因為

「我曉得耶穌以生命給我

乃是要我友愛世上一切的人的」

多寶本是一個水手的名字。他立志要做一個畫師，而外有同伴的揶揄與別的許多困難裏面又有他自己的癖性與欲望阻擋他的計畫。後來他經過許多痛苦把「內憂外患」征服下來，以為必定成功了，而他忽從桅檣之上跌死。這是表的人生的哀痛，尤其是表的一般平民的哀痛。詩中有許多部分描寫海客的生活。中間有說到船到了一個外國的碼頭的一段，誰還能比他描寫的真切呀？

「在幾個月的水程之後，一個淡紅色的早晨，

既已靜悄悄像鹿一般

踏過平靜的水

進了大海灣的平穩的藍色的水面，

這個紅色的東西（指船）

就在朝霧未被吹散之前，

把乳色的霧氣向左右分開而入，

而且就在城裏的烟氣還未升起，教堂的鐘聲未鳴，人還未醒的時候，

在那邊拋了船上的錨。

在露日的暈紅之中，

他們爬到高處

就在那個最可愛的時候，張開了船上的帆兒，

光淡淡的，風微微的，

人心中的美麗像一朵花一般展開來。」

最淒楚動人魂魄的要算壩街的寡婦。開篇之處像一篇簡單的小說：

「在須若縣的一個小鎮上壩街之中，

有一個寡婦和她的獨子：

她沒有錢，沒有爵位，

沒有歡悅的時間，一切沒有。

她在日出之前就從破碎了的蓆上爬起，

整天的縫紉，直到眼睛紅了為止，

眼睛紅了還要縫紉，因為她的人兒死了喇。」

後來就說到她兒子的罪惡和慈母的勸誘與悲傷。勸導是沒有效的，於是偷竊、格鬪、殺人流血的事就先後湧現到紙上。最後這個浪子受了死刑，老寡婦帶了破碎了的心回到寂寞的屋裏。下面就說到她昏昏記億過去的事，乃是這篇詩裏最能教人墮淚之處。

「從前我們會把這個房順的那樣整齊，

他坐在我的旁邊他的小椅子上，

我給他吃茶，有時用他的錫的杯子。

他喜歡補綴成的地毯上的一塊絲絨，

他，我的可愛的兒子，常用手拍，這塊絨，挖這塊絨，

喚他做朋妮 *Bunny*』

水仙花的田是敘的鄉間的一件悲劇，其中兼描寫人的熱烈的情感與自然界的美麗的景象。人生與自然的交錯，乃是這一篇與前三篇不同之處。全篇共分七節，所敘的悲劇一步步向前緊逼，而每節都以描寫風景結束，以水仙花一字結尾，寫風景的美麗，就愈襯出人事的悲哀。下面乃是其中一節的尾子：

「夜天過去了；風也息了；

燒去了半個的月亮也走完散布着星的舊徑了。

於是鎮上的第一個火爐煮了，

第一個木車

把他老早裝載的貨物

卸下來積成堆了。

於是在這個農家掩着的百葉窗上

就有晨光照着。

在山谷裏面，帶着淙淙谷谷的聲音，

就有跳動的水依傍顫動的水仙花兒流着。」

在這幾篇詩中，買絲翳耳不但能寫出真切的情感，尤其能描寫角色。他並不直接描寫角色，他祇教他詩中的人物說他們自己的話。所以你不必把每篇詩讀許多頁，就可看見其中的人物活現在紙上，聽見他們怒氣洶洶的說話。買絲翳耳兼畫戲劇作家與詩人的能事，那不算爲念世紀一個偉大的寫實詩人？

Tribune Interviewer 報的主筆嘗問買絲翳耳做詩的動機。他說：「我想藉描寫生活底真相與結果兩事以表現人生。偉大的藝術無不做這件事。試讀莎士比亞的任何劇本，就可知道其中所繪寫的動作都是起始之時事物之勢失其均衡所生的結果。這就如翻倒了一車蘋果。蘋果一齊都落在地上。有的跌傷了，有的破了，有少數竟失去了，莎士氏乃以其獨有的方法再把他們堆積起來。」這番話是兼能說明他做詩的動機與方法的。

「他如何促進詩的進步的呢？他曾盡了一分力量……教詩處處與活的人生接觸……他是一個二十世紀的詩人。雖然，但以爲詩人應當用自然的聲音述自然的事物而不修飾餽藻，這却不是買絲翳耳所特創的。

白朗吟 Browning 一生爲這個理論奮鬥，他到墓中去時，滿身鱗傷。華茨渥 Wordsworth 也反對詩的美

麗的裝飾而得成功。喬曠白朗吟與莎士比亞都是把所見的人性記錄下來的詩人；他們以爲生活比討論生

活的理論更爲重要；他們依人，依時，依地，措辭，一切以爲詩應當有美的裝飾的理論他們都置之不理。至於念世紀最好的詩人的目的，也不是描寫新奇的東西，而是紀錄生活的歷史。詩固不僅有這樣的一種，但這一種詩却是現代之所最愛……買絲翳耳就是做的這一種詩的了。」

他做紀事詩的技術歸宗喬曠；他施用文

字，遵守華茂清「自然」二字的規則至於極點。至於材料呢，他覺得沒有一件是尋常的，不清潔的。但他雖有這些性質，倘若他無豐富的想像，不能表現他從人生所見的東西，不能收蘋果入車，他的同情與勇敢坦白的精神是依然不能教他成爲詩人的。」

對於詩壇批評者的我見

王統照

我在作這篇短文之先，有兩種要點，必須述明，然後再略抒寫出我自己的見地。（一）我以為批評事業；尤其是文學上的批評事業，原不容易；且為不可能的去舉出一種範疇，強人同我。但文學須與批評相輔而行，而文學中的詩歌，更不同於論文、小說、戲劇，則批評更須有提出商權的需要。（二）中國自有人提倡文學革命以來，已經數年，雖多少見出一點發揚與努力的氣象，而詩壇的收穫（兼創作與譯述而言）極為薄弱。（雖是書坊中一本本的新詩集，新詩選等出刊的不少，但有可供真正賞鑑與批評之價值者極少。）遲至今日，始有此專門研究之詩出現。這等原因，固不止一端，而批評界的寥落，與少有真正指導者與提倡者，自當為其重要原因。所以我作這篇文字，一則抒寫我對於詩壇批評者的意見；再則望由此得引起批評界的興趣與討論。

詩界革命，創作新詩，才過了幾年，現在人人差不多都認為這是當然的結果，已無討論的必要。即在這幾年中，有幾位研究詩的人，發表了好些對於新詩的創作，與詩的將來的問題的文章，而且也有人曾專出過幾本詩集，但終竟沒大惹起批評界的重要的討論，與批判，這不能不使我們驚怪了！固然，在中國文壇上，現在「筆路權穽」的時代，多數人缺乏文學上的修養，尤缺乏對於詩的嗜好與神感，若說到批評，談何容易。然我以為在中國當代的詩壇上，我門一面既須努力開墾自己創作的田地；一面更須引起與要求一般批評者的興味。必如此方

能使討論之花開得燦爛而繁茂。

我相信文學上的批評者，與創作家，有同等的貢獻與功能，原是沒有畸重畸輕的分別。因為批評者既負有指導創作家的責任；更能將創作家的作品，精密分割介紹於無量數的讀者。所以即有美麗芳香的好花，若沒有風與昆蟲的媒介，那能結成好果。我用極淺露的話作譬喻，以為這是真正批評家的惟一功能。

說到詩的批評，則第一：先要明瞭詩在文學上地位，與甚麼是詩？第二：要批評所有精當的觀察與其批評的藝術。然後對於詩的批評，方可得有正確的把握，不至流於浮夸，偏頗，恭維，譴罵之途，而入於詩的正當批評的軌道。

關於第一的討論，若詳細說起，絕非數千字的文字，所能盡括，而且也為本文題目所不許。於此處，我只好提出一種最簡當最概括的意見來。

詩在文學上的地位，與甚麼是詩？是互相為因果的。本來文學是人類活動——兼精神的與物質的而言——的片斷的影像，而為有藝術的文字所寫出的。文學當然是情感的擴延與集合的產品，而由此可以安慰人生的。實在我這並不是來作文學的定義，然而這種說法，總可以說是不至大為謬誤。那末；詩是文學之一，其在以上所舉的這個範圍之內，當然無用疑惑。不過詩與一切的散文——散文詩不在內——所以相異，而且必須在文學的領域上，劃出詩的境界來的原因。我的淺見以為：（一）則以文體的形式不同。（二）則最大的分別，乃是詩有韻律的節奏的自然，由熱情中衝發而出，更多音樂化的妙用；與感人的想念的。所以寇克²曾說：「詩是立在天籟

與結合中間的保守，詩的活動，在我們中的外部的快樂；與精神上的世界……」我以他所說的天然，自是我們目所見的景象，耳所聞的聲音，手所觸的實體，神所感的想像。他所說的結合，必是我們由天然中得來的印象，與我們精神上的感興，聯而為一，而後誠於心，形於吟咏，寫於紙上，便可為詩。所以我敢武斷一句話，即是詩人之詩，不論其表象是悅樂，是悲哀，是詛咒，是讚美，但其所以必作成詩的，就是要慰安自己，且可因此以感他人。借此種想像與有韻律而音樂化的文字，以慰安一己的精神，而發抒其不能不流露出的熱情，是為詩的所由產生。詩與戲劇，最易分別，（但詩歌劇自當另論）詩與散文，則稍有文學知識的，當然明瞭其判分的所在。散文能抒情，寫景，固與詩同，不過散文，多是有系統的，實用的多，文字雖極美妙，總不能如詩中韻律的音樂化的之普遍。本來詩與散文，在古時代，同發源於哲學思想的文字上的表現。不過到後來，詩的境域狹些，而散文兼包有實用與易於了解的功用，故而似乎已有顯著的區別罷了。但若詳細研究文學的發源史，則詩較散文，發生在先，此是東西各國所同的。因為詩的範圍很廣，在上古時代，自然兼有民間歌謠，與片數的散文，而含有詩意者而言。這恰同於哲學上的胚胎哲學，*embryonic philosophy* 是一樣的。所以詩在文學上，自然是有最早且最重要的地位的。（我常常以為在古代的人，思想較單純，言語較質樸，文字亦尚不甚複雜，故言文中，多有詩的意味。他日當為專論，以研究之，此處從略。）至於所以詩在文學領域中，占重要地位的原因，且永久不變的，我以為有下列幾種：（一）作詩的衝動，純由於人對自然界；及人事，作情感上不可自己的應付。（二）因有韻律的音樂化的言辭，足以慰安一己的人生觀。（三）易於作片段的描寫與感歎。（四）作詩者除慰安一己與感動他人外，無其他之目的。

文學的目的，固然在於用同情來慰安人生，與提高人類的思想，及調節人類的感情，但若說到用最經濟的藝術；與直接的方法來担負這個重大的責任，在文學的領域中，便尤不得不推崇到詩的功能了。因為有上述的幾個原因，則詩人所以能有極隆重的尊崇，與高貴的價值處，也可以想見。而詩在文學中的重要，更不可不言而喻。我們既以上述者，為不甚謬誤。則詩壇的批評者，自當分析省察，而審慎與精確的發表其批評的見地，以助詩壇的滋生與繁盛，其責任是若何的重大！在中國這等的文學貧薄的現象之下，創作的詩，誠然沒有幾首有很好的價值，但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則批評界的幼稚與浮淺，自須分任其責。至於如何作詩的批評，我實在不敢下怎樣武斷的主張。但我們若按照詩在文學上的地位看起來，則批評者的藝術，與觀察，亦必須至少如我下面所說的，我們方可認他為有誠意而有研究的批評家。雖然在創作者，固無意於取得他人批評的優劣，以為己詩的優劣標準，但我們既以批評為在文學界不可少的任務，則由商榷而可獲得良好的批評的進步；且由此有助於詩壇上的發榮滋長，那末，也是我們所切望的！

如何去作新詩的批評？的確是一個重大的問題，而且在我的思想中，以為極有興味。但我因時間所限，在以下只能提出兩種意見來，以供有批評新詩的興趣的朋友的先引罷了。

(一) 批評者的觀察。

(甲) 廣義的。願意去作文學上的批評任務的人，我想必多是富有批評的才能的。不過有觀察的精審與否的分別，遂至批評的文字，有的使人佩服，有的可發一笑。固然；各個人的作品，自有其創作的動機，與為何

作此創作的目的。在批評者，未必能搔着作者的癢處。但我殊相信，苟使批評者能以忠實的研究，與精密的法則，去批評創作，即不能完全獲得作者的內在的同情，但總不會有很遠的距離。且必能獲得多數讀者的同情與嚮往。不過這要看批評者的觀察如何了。本來在文學上的主觀，人各不同，作者一面，批評者一面，而多數讀者更不能有同一的目的與見地。但我以為人性殊不能懸隔太甚，莫柏桑的小說，人人都知其描寫人生行為，與性質的深刻。哥德的詩，凡是讀者，多知其有高尙的精神，與代表出偉大的人格與真理。其他凡文學上的作品，尤其是詩的作品，雖作者的感情，目的，動機，萬不能與非作者的人相同，而聲入心通的力量，與與感，則殊不可辨。有批評者忠實的評論，與正確的介紹，則作品的優劣，與所代表的思想，及其目的，必可有幾分的相似。於此須看批評者觀察的能力與才識如何。照詩的批評者的觀察的廣義說：我以為詩，既是純為人生感情的有韻律的表現，與衝發，則詩中思想來源的背景，還須得求之於作者的自身。凡作者的性格，年齡，家世，環境，與其平日的理想，及遭遇，都須有概略的知悉，則由其自身四圍的歸納的考究所得，而後其所作詩的思想，乃可「昭然若揭」。用此等寬廣與精密的批評法，不惟用之於詩，一切文學上的批評，都應如此。不過詩是情感的產品，而情感的發生，與其人的身世，性格等，尤有直接的關係，所以這等廣義的觀察，為詩的批評者不可少的。但是這樣理論，太偏於想像，作者既非批評者所熟知，則欲使批評者皆用這等精細的調查工夫，「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那不是言之聊為快意麼？我的意思，以為詩的批評家，關於此一點，可用一種歸納的法則，以作其批評上的根據。甚麼是歸納的批評？即批評者，不要見了一首詩，即魯莽的作深重的批評。必須將一作品，其詩

中的風格，Style 趣味，Chalo 與人格，Personality 敘述或描寫的法則，以及情感是如何的傾露與隱伏，與作品中所包含的事物的表象，全數用深懇，且精密的眼光去批評出來。一方能够多少探得作者的神味；一方能給予多數讀者以明瞭的解析與觀念。果使批評家都這樣作法，我相信中國的詩壇，必有長足的進步。因歸納法的批評，是由外向內的。必先用細密的工夫，將作者的諸多背影，與其所以作此詩的一切的潛在意識，完全由外象的收合，而歸到作品的內容中去。必如此則作者雖若何的描寫，與假託，而作者的眞性格，必可發掘得出。莫爾頓教授，曾論文學上的解釋的批評法。「第一須要我們有描寫對話，與偶然的事，及性質等有證據的細目，在熟思的作品之下。……而如此情形，必由讀者，與賞鑑者中而取出其批評之點來。」因不如此廣義的分析，萬萬不能將作品的全體分解出來。況且詩中所表現的情感，與思想，是片段的，衝動的，更含有韻律的與音樂化的。即照普通以文學批評法，尙恐「罨一漏萬」，若用含糊，與僅憑主觀而即下囿圖的批評，甚麼「氣格含渾」，「神韻飄逸」，「天外飛仙」，「人中奇俠」的批評法，固屬搔不着癢處；即如近人的新詩批評者，動輒「吹毛求疵」，好作他人一字之師的，也是毫無益處。因爲批評與創作不同，創作者可說完全立於主觀的地位。（至於客觀的描寫法，與敘述法，另當別論。）而批評者有時是允許主觀的參入，但最要者，還是用忠實的解剖的法作，將作品之優劣與其影響，以介紹於多數讀者爲主要的目的。既不是創作者要借批評的言語以爲輕重；也並不是批評者要利用他人的作品，以顯露自己的才能的。

如上所述的廣義的批評觀察，自非於文學有深邃的研究，與精密的工夫，高超的天才的，是不能容易達

到。然「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我們固不敢望詩壇的批評者，立刻達到這種地步，然而我們不能不深深地盼望着呢！

(乙)狹義的。狹義的觀察批評，我以為也可以說是屬於主觀的批評 Subjective Criticism 的範圍之內。因為廣義的觀察批評，完全解釋的批評，是不易企及的。降格以求，則主觀的批評，却也不可少的。不過此處所說的主觀，萬不可誤會為完全由於批評者的喜怒，而隨意亂說。例如蘇東坡的詩，「春江水暖鴨先知」，後人批評他說：春江水暖，為甚麼鴨便先知？鵝獨不能先知？此如「一曲文周納」何異？那不過是「惡作劇」罷了，絕非真正的主觀批評。主觀批評，是先要對於作品的內容，有深到的明瞭，然後以自己的觀念，與感動至如何程度，以及以自己的對於文學上的興感，與嗜好，借此等為根據，為立論的出發點，以批評作者的思想，與作品中的表象，與作品的藝術的優劣。這因為我們要用主觀而知批評文學上的作品，必先明白自己是在一種甚麼地位上的。每一首詩，或是創作的文學作品，從每個批評者看來，是有交錯的觀感，而不相同的。但最要處，須先將此交錯的觀感，投入文學作品的本身以內，然後去得到變化或獨立的趣味來。尤其是詩的批評者，若要對其批評的對象，加以一己的觀感的批評，則更不可不投入其中。必入之深，而後言之切，至於自己並未得到真誠的觀感，一見作品，即隨意用自己的遺傳的，與傳染的主觀，來下魯莽的判斷，這是主觀的批評，所不許的一切事物，「見智見仁」本不能先有定例，況在文學上，原為無定例與標準的；況且是詩，比較一切的文學，更片斷，更屬於衝動；且包含的思想，與情感，更隱秘與更複雜的，而豐富的呢。但我總相信，在一切繁複的事物中，

亦總須有個共同的法則，在文學中，一種共同的感動，總不能相去甚遠。前人謂讀蓼蓼者莪一詩，其不涕泣者未有。其實這便是文學作品上的最大範圍的共同見地與感動。如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歌謠，必有一種安閒與自然的悅樂。讀易水一曲必動慷慨悲壯的思想。讀羅倫 Byron 的詩必覺得熱情磅礴。讀哥德 Goethe 的詩必感到神思的超邁。雖是讀蓼蓼者莪，未必些是孝子，讀易水一曲，未必些是壯士，各人的性情經歷，任如何不同，而由詩歌中，或由文學中，所反映出的最大的同情，萬不至於有極遠的距離啊！由此可見所謂在詩壇上的狹義的主觀觀察，雖可以批評者自己的見地，而對於作品的表象與藝術，加以批評，但詩中最大的同情，與最富有共同的興感，總不會湮沒的，失掉的。或者因批評者的主觀不同，對於詩歌所加的批評不同，而詩歌的本身，反可借着他人觀察與比較的力量，而更能見出他的優劣來。但於此有必先完具的兩種條件：第一須批評者先投入作品的本身中，有真純的感覺，而後依其主觀而批評。第二無論對於作品的感覺至若何程度，而抒寫自己的主觀，必須忠實純正。至於偏頗，與無意味的頌揚，隨意的謾罵，當然失却了批評的價值了。

(二) 批評者的藝術。

對於這個問題的商榷，我以為不止是在詩的方面的批評者，應當注意於批評的藝術，即其他文學的批評者，亦是須加以研究的。因為既是屬於文學的批評範圍以內，批評的文字，當然也屬於文學的範圍以內。批評能以指正創作的優劣，與引導創作，以達於更高尚的境界，更給予多數讀者以充分了解的助力。那末，批評

的文字，的藝術問題，當然也要講究的。在西洋的批評家，他們的文章，多爲當時或後世所傳頌，也是因爲其有文學上的價值。卽如中國以前的各種詩話，詞話，及詩品等書，亦有多爲前人所喜悅且樂讀的。因爲批評，是作者與讀者的一種橋梁，必有文學上的趣味的文字，而後能引起讀者的興會，與探得作品中的意義。這也是理所固然的。不過我們看到現在的批評界，——自然詩壇的批評更少，其觀察的程度不必論，而批評者的藝術，其急就與浮淺，是不能諱言的。也有有藝術價值的批評文字，而是少數中之少數了。實在現在的文壇，沒有甚麼好的作品，常常出現，批評一道，更沒人注意，間有幾篇批評的文字，已屬不可多得，若要講究批評文字中的藝術問題，不更是反使批評者畏難而不前嗎？然我想事實上，這是不可避免的。但詩歌的創作，與批評者的力量，既有精密的關係，我們願意使得詩歌的創作，日有進步，則對於批評者更不能不期其有同度的發育。在此時，對於批評者，固不敢求全責備，然求其日漸改進，與提出可資商確的地方，想熱心的批評者，必不至因此沮喪了批評的勇氣啊！

批評者的藝術，應當如何，這是沒有一定的界限的。我以爲文字的明瞭，與意義的涵蓄，這是忠實批評家所先當遵守的。但這樣說法，太爲含糊了。再進一步說，批評者對於詩歌的作品，而爲文字的批評時，不可太片面了，只知注意到一字一句的協安與美麗，須先攔捉到作品的全體，而後再下論斷。不可太抽象了，僅僅用幾個豪壯，飄逸的字眼，而將作品的真精神，與真意義來混沌過去。不可太省事了，隨意而書，漫無限制。至於文字須不可太散漫，與太無文學上的組織。批評原不是容易的事，是應負有重大的責任的。有心因爲批評而作文

章，固然不好，而有時有深到的觀察，缺乏文學上的藝術，以致說得不周密透澈，使人讀了批評的文字之後，不能生若何感動，也是無益的。至於尖刻的言辭，與偏激的意見，我以為也是不當有的。講到真正的批評的藝術上去，則批評者的人格化，是當然要有的。因為批評的妥當與否，且不必說，而缺少批評者人格化，在批評的文字中，既減少他人對批評者本身的信仰，更不能對於作品，負有忠實的責任。所說批評的藝術，絕不是只知去講求作文章的法則；與修詞學的研究，然多從藝術中，能看出批評者的態度來，也是不可揜的事實。所以我只將以上的幾句話——就是文字的明瞭；意義的涵蓄；與不可僅知注意於字句的片面；不可僅用抽象的名詞，以下肯定；不可太隨意作文字，不可缺少文學上的組織與趣味——以作一得的貢獻！

感到中國文學界；尤其是詩壇上，——的創作與批評的寥落，而作這篇文字。本來詩壇上的批評，的是目前的一種需要；而且更有可討論的價值，我潦草地作這篇文章，既不暇考證學理；更沒有什麼統系，只合作一種參考與商榷的資料罷了。

多感直覺；且在心緒不寧靜時，匆忙中作的文字，其中疵謬，當然不少，這是要求原諒的啊！ 十一，二，二一日。

詩泉灌溉的花

劉延陵

(一)

宗教家昌言愛與慈悲之後，哲學家也有尊愛的了。但是誰知道詩人也是不息地唱愛之歌的呢？必須經詩人唱後，愛之歌才得響亮，因為愛與詩是自然的伴侶呀。把自然的伴侶配在一齊，他倆才可『相得而益彰』。西湖如無湖邊之山，也不成爲今日的西湖了。這篇東西不是論愛，也不是論詩；但從作者所聽過的美妙的愛之詩中，揀幾首幾節連絡起來誦誦，或者讀者將有感於愛與詩兩者。

(二)

我們之中有多少人知道愛的？你不聽見？
Macdonald 在那裏嘆息麼？

『我們在生活的路上走時太單獨了；

合。

我們故意離開同類太遠了；

太屢了，我們對於呻吟和歎息像雙子一般；

太屢了，我們對於軟弱的無助的像瞎子一般；

太屢了，當患難與窮困停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都轉過身去跑到那邊。』

但是我們都是兄弟呀。兄弟了，就不可不相連

誰能連結我們呢？

『這就是……同情，

這個銀的索子，綢的帶子，

他能把心和心情和情縛在一齊。』(W. Scott)

而且人生不過百年，

『朋友呀！在我們前面的路是短的呀。(中略)』

我們能得悲哀歡笑的時間也不長呀，

所以在此後的岸上，

我將把你所愛的手放在你的手裏。』(M. Cle-

(mmer)

這是Clammer唱的，而H. W. Beecher也曾放下琴兒對我們說過，『不要把你的愛與溫和之白玉的匣子鎖起直到你的朋友們死了才罷。你須教他們的一生甜美。說出愉悅和美的話語，當他們的耳朵能殼聽見，他們的心能殼被你的話語顫動的時候。』

再聽 Dounaney 唱罷：

『有生的時候學學利用生活：不要錯過了快樂的日子，

掃去了的機會，時間不能給還你的；

不要把柔和的話語留而不說，可以愛的時候要愛哩：

流去了的水，磨坊不能再拿來轉動輪盤磨磨子的。』(西人的磨坊建在河邊，有輪浸於水中，

藉流水之力轉動輪盤，而磨盤即動。)

因為生活的路程是狠寂寞的，我們的脚已疲了，神已倦了，惟有愛能安慰我們。惟有

『友愛是多灰塵的生命之路上的青山。』(Gibson)

(Gibson)

(三)

愛何以能安慰人生？因為

『夜間獨自在海上的漁夫

如果記憶家中有些懇切的希望

正升上來禱祝他的平安，

他就不寂寞了；

一步一步向前走的旅客

如果他所將要遇到的面龐

現在已像在前面笑着等他，

他也就不孤獨了。』(F. W. Robertson)

但愛又不但能般安慰受愛的人。因為

『散在別人路上的每一朵花

都把香氣送到我們路上。』(G. Macdonald)

而我們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安慰亦是由與別人

分其悲哀而來的呢。所以

『你如快樂，

你須把你歡樂的日光

照到你兄弟的天上

黑雲的邊上；

你如悲哀，

你須在你兄弟的歡樂之中

尋找歡樂呢。』(C. Dickens.)

(四)

所以愛的功效是不會失的。『你帶了日光跑

到你朋友的病房裏去；你走了日光還在那裏！』(Gan-

net) 但所謂愛却不必都要做什麼偉大的事。這
裏有好幾個詩人唱着。我們聽罷。

E. Deeley 唱道：

『當生命的山很險峻的時候，

僅僅一回溫和的微笑，却可令我們歡悅；

當愠怒的容顏可令我們哭泣的時候，

僅僅一個仁厚的字，却能幫助我們。

就如水上的日光，

就如天上的虹，

不過一回小小的愛，這樣小小的愛，

他的價值却有那樣高。』

C. Mackey 唱道：

『頂小的努力是不會失去的；

海裏每一個小的波浪

都能幫助潮漲與潮落；

每一滴的雨點

都能教一朵小花生長。」

A. H. Japp 唱道：

「當她走過去的時候，

不過道了一聲溫和的「晨安，」

但是這一聲

却把晨光籠罩了他的一生。」

最真懇的總無過於 E. Dickinson 所唱的了。

他唱道：

「如果我能教一個心不致悲傷，

我就不算虛生；

如果我能安撫一個人一生的大恨，

或是解除掉一件痛苦，

或是把一個暈跌下的畫眉鳥兒

送回他的窩裏，

我就不算虛生。」

(五)

但是什麼是愛呢？有兩位未攜琴的詩人的話

可以引來唱唱：

「屋裏很黑，屋裏的那人中了不可說的悲傷。後

來門輕輕的開了；沒有話說出來，祇有受苦者的手被

比話語更爲有力的壓力握住，而回答的眼淚也沿着

他的面孔流了下來，——這就是同情，（這就是愛。）」

(R. Ellia.)

「在我們的一個墳苑裏，樹着一塊墓碑，上面鐫着

「爲他的紀念」五個大字。其餘沒有字。其餘的字

都寫在有時被人看見立在墓旁的一個人的心上。」

(Bishop Westcott.)

(六)

最後我祇能再誦幾節頌讚愛的詩歌表明他是人生之終極了。最簡鍊是要算波斯某詩人之歌。他說：

「祇有「友愛」是有雄妙的聲調的一個字，

祇有「友愛」單單的就是一首詩。」

再深微一點就要算 W. Wollain 之歌：

「生活爬上去找愛，

愛爬得愈高，

生活跟了上去，連自己也都忘掉，

愛抓住了他，生活已經不是生活了；

失在愛之中的生活乃是高高過於天的生活了。」

至於 F. L. Stanton 的歌，雖然鬆淡一些，却也是有同樣的音調的。聽呀：

「愛織在我們的四周

在陰霾的風景之中，也在清新的天氣之中，

在我們之內，也在我們之外，

我的愛人，生活就是愛喲。

愛在吹着的狂風之中，

在光明與黑暗之中，

在栽種與收穫之中，

在紅的與白的玫瑰之中，

愛在上面碧青的天上，

愛在無邊的深深的海裏，

哦！愛呀，仍然指導我們且愛我們，

直到我們睡眠在你的胸上呀。」

煩激的心啊

王統照

煩激的心啊！

憂來襲你；

波來動你，

無謂的嘈雜之聲來擾你，

使你怎樣能得到一個平靜而安慰的快樂的靈境？

溫醇的陽光不來照你；

晶潤的星痕，不來擁你在他們柔軟的懷抱裏。

你不曾得到青碧海光的引誘，

你不曾沈浸在熱烈之火燄中有死的快樂。

聽聽松枝上小鳥歌聲；

撥撥鐵爐中熾炭的餘灰。

書上生與死的沈悶之題，

人間哀與樂繁複的境遇。

思索麼？罷了！

且在陶醉着；

淒涼地微吟着，

無聊，

儘來侵入了我的生命之域。

燒人的魔火，

燃吧！燃吧！

煩激的心啊！

那裏管得了許多許多，

燃吧！燃吧！儘着燃吧！

生命之流中，尙容得人們精神的儲蓄？

煩激的心啊！

你終成了一個怯弱者的失運兒！

我不醉又將如何

王統照

我不醉又將如何？

黑曠的風吹起了，

深淵下的水精吼着，

世界日見其縮小，

胆戰的人們，終於成了上帝的靈兒。

我不醉又將如何？

送葬的鐘聲止了，

連微末的棲音，也沒曾留在空氣中顫動。

夜的黑暗開始來到，

花也不見，

星也不見，

無盡的生命的浪流，也流盡了！乾枯了！

我不醉又將如何？

宇宙終是個無目的的工具，

風雨之潮，終打到我們的頭上。

詩人之心啊！終被乾碎的血土，拌為足底下的飛塵！

我不醉又將如何？

奇香的嗅覺誘我；

修長的墓道導我；

前路的荊棘牽我。

唉！我不醉又將如何？

我不醉又將如何？

記憶的邊緣

王統照

記憶的邊緣啊！

是渺冥地無盡地遠接着智慧之海；

與悲思之淵。

固然啊！

也知道有愉慰的背影，曾印在這個邊緣的復面。

但時間是分割了，飄失了，

儘有無量的愉慰，

只能作當時一瞥的幻象，——僅是一瞥的幻象罷了！

而記憶所永遠深深刻印下的，只有悲思！

而悲思也是智慧的果子。

· 悠妙的琴聲；

美麗的花影；

甜軟的朱唇之香；與沈熱悽蕩的密語，

都是人生的盡力的愉快者，——愉慰的聲與色以及思

想。

然而迅速的光陰之流，

早隨着動蕩起落的感興，散落了！消滅了！

時過境遷，

更從何處找出愉慰的塵跡？

只餘回思吧！

只餘依戀吧！

只餘有記憶的悲哀，隨沿着無盡的邊緣，在微塵中飄蕩！

果能由此達到智慧之海的深處嗎？

那末；我也是記憶的追求者！

而邊緣，——記憶之色，却漸漸的暗淡了！模糊了！
使我添上怎樣慕戀的哀思！

心悸

朱自清

給我心的

給我未生者底心。

世界是太大了，

她只是悸啊！

我把嘴兒親她，

淚兒洗她……

我放她在太陽底下，

讓他照她，

和風吹她，

細雨潤她……

我薰她在薔薇園裏，

我暖她在鷓鴣腹下……

父底愛，

妻底愛，

愛我的底愛，

旋渦般流着她……

世界是太大了，

她只是悸啊！

給我心的……

恕我無力；

還了你這悸的也罷！

——二，三，三，杭州。

痛苦

鄭振鐸

痛苦是永久的。

他像蔓草，蔓延遍播於人的心上，雖被野火燒盡了，祇

要春風微微地一吹，他又復活了。

他又像埃及的金字塔，小孩子看見他站在那裏，成人同樣的看見他。白髮的老人仍舊看見他站着。

所以孤獨的人的悲哀與喪子的母親的眼淚是永永不死，永永不乾枯的。

快樂不過是一瞥。

他像在陰雨之夜的天空上的電光，失路的旅人等待了許久，但是他飛來一瞬，祇有一瞬，便又飛去了。

他又像溪流遇見大石時所濺出的白色水花，水流一平靜，他便不見了。

他祇不過是在想望，尋求與回憶中存在着。

漂泊者

鄭振鐸

我們都不過是一個在生命道上碌碌奔波的漂泊者，

火車站便是我們的家。
誰能有一日的安居呢？

無酬報的工作

鄭振鐸

雨水灌溉了玫瑰花，但是當玫瑰花燦爛地開着的時候，他還記憶灌溉她的小雨點麼？

工人辛辛苦苦地建築了馬路與鐵路。旅客坐在車上疾馳而過。在他們的安樂裏，有誰曾想到了那些建築道路的辛苦的小工人呢？

唉，忘了便忘了，不要緊的，小小的勞苦算得什麼？

自由

鄭振鐸

「自由」他在什麼地方呢？

一個國王，一個軍官，一個農夫和一個孩子會集在「生的曠原」中，這樣地互相問訊着。

國王說道：「唉，我找「自由」許久許久了，但是終沒有找到。別人以為我是王，一定可以脫離了一切的束縛。其實我是終日被「尊嚴」與「榮譽」的金冠覆蓋着的。一天到晚的我都包圍在錦繡的金幕裏，何曾看見「自由」呢？但是你們，你們是平常的百姓，可也會找到了「自由」麼？請告訴我。」

「沒有，陛下！」軍官答道，「我受你的支配，「責任」與「賞罰」的魔鬼終日跟隨着我，那裏還有工夫去尋找「自由」呢？但是你們，你們無責任的人，可也會找到了「自由」麼？請告訴我們。」

「唉，沒有！」農夫悲聲答道，「我是終日被「工作」與「飢餓」與「賦稅」所困擾的。他們佈了一層層的鐵網在我四周，使我身裏心裏都沒有絲毫的餘暇，那裏會看見什麼「自由」呢？但是，小孩子，你是個快樂的，立在「生之網」以外的人，可也會找到了「自由」麼？請

告訴我們。」

「沒有，沒有！」小孩子答道，「我母親愛護我。她一步也不許我離開。而且我還沒有讀書，不知道「自由」到什麼地方去找。」

他們徘徊於「生之曠原」，這樣地互相問訊着，祇是找不到「自由」。

死之神由天空飛下，他說道：「你們要尋找「自由」麼？請隨我來。」

國王與軍官與農夫與孩子全都隨着死之神飛起來。他們飛了許久，到了死之宮；在那裏誰也是大而深陷的眼窩，細而白長的骨格，在那裏「尊嚴」與「責任」與「飢餓」與一切束縛人類的身與心的惡魔都徘徊門外而不能進去；在那裏一切都是寂靜而平安，超脫了所有的束縛。

在死之宮裏，他們最後找到了「自由」了。

空虛之心

鄭振鐸

(1)

祇有我，我的心是空虛的。

夜鶯唱着夜之歌。他的心被閃爍的星光，蔚藍的天空，與一切夜之美沈醉了。他的心的負載滿盈盈地，而且流溢在歌聲裏了。

螢火蟲棲息在湖濱蘆葦中，飲着葦葉上的露水，夜游行於綠色的水面上。他的心受了被夜風吹皺了的湖水與水面上反映着的自己身上射出的青白色的螢光所感動，祇是滿盈盈地，在水面上飄遊着，如一隻滿載佳客的畫艇。

玫瑰花，紅的，白的，互相依傍着。他們與他們的隣人們，同發出優婉的清香，互相安慰着。他們的心裏都滿盈盈地裝載着和平之夢與甜美的微笑。

祇有我，我的心是空虛的。

(2)

我的心，他好像一隻空的船，漂泊在失望的海上，沒有風也是會顛簸的。

誰能仁愛地把些東西裝載在他上面呢？

『茉莉花圈是最有重量的裝載，一個，祇要一個，便可以使心之船充實了。』一個微聲這樣說。

我的心憧憬無歸路，在美麗的青紫色的黃昏裏，徘徊於盛開的茉莉花架下。

但是有誰呢？誰能把茉莉花圈做成呢？

(3)

我的心，他好像一個般憂的病夫，在痛苦的床上呻吟着。

誰能仁愛地把些藥來止住他的呻吟呢？

『祇有微笑，溫和的微笑，是醫治他的病的最好的』

藥。」一個人這樣地說。

我的心懂懂無歸路，在幼稚的淡黃色的早照中，徘徊於撒滿清露的稻田中，尋找溫和的微笑。

但是有誰呢？誰能將溫和的微笑給他呢？

(4)

『工作』在田間喚道：『插秧的時候到了，把綠油油的稻苗取來種下罷。』

但是我的心，他是空虛的，怎麼能耐得工作的勞苦呢？

百靈鳥高飛在晴明的空中，向着朝陽唱可愛的遊客的歌調。他唱道：『來吧，客人！隱在日光的金幕後邊的羣星正在宴會呢。來吧，赴宴的客人！』

但是我的心，他是空虛的，怎麼能耐得寂寞的長征呢？

空虛的心除了悵惘與彷徨與尋求以外，還能做些

什麼事呢？

唉，我的心呀，你還不如死好！

舊曆年的最後一夜

俠
隱

陰沉沉地，黑幕重重，

擁抱了一個酷熱的冬夜。(一)

溫濕地晚風陣陣，

吹動了離人的心絃。

晚風與黑暗，

為甚麼你們在今夜單對我表同情呢？

譏諷麼？

我怎能相抗！

我是一隻迷途的孤雁啊！

我是一個無根的浮萍啊！

我與我同羣相失，

只剩了孤另另的自己！

我找不出前進的行程與歸路。

我是飄泊的一個，

怎能怪你們的譏諷！

但你們是來慰藉我嗎？

我又何必感謝！

你們是好意的憐我岑寂而伴我，

而一切動的靈魂，

靜的屍骸，

也一樣曾得了你們的恩惠，

我又何必感謝！

看啊！

那邊來了微笑的睡神，

她才是我的靈魂的安慰者！

我的靈魂的安慰者啊！

你果來了嗎？

你將引導我走入歡愉的道路？……

她向我招手，

她向我微笑，

我真誠的謝你！

劈拍劈拍的爆竹聲，

忽將我夢中的睡神趕走……

醒後的清寂，

在這個人盡歡樂的半夜，

我不能睡在這個黑暗的空間，

可能否走出這個愁悶的網？

(註一) 伏臘是在南洋教書的，所以那邊嚴歷的除夕的氣候，

仍然是個酷熱的冬夜。

劇三代註。

秋雨

子耕

一
平靜的水，

無端被秋雨攪起波浪來了。

二

這是你應該負責的，

秋雨呀！是你攪起來的波浪。

你應該使他永遠有同一的高度呀！

三

秋雨只是不會理會。

四

雨止了，水回復了平靜的原狀無力的流着。

希望

一

小孩自以為學到了一種乖，

用皮皂水吹出了美麗的泡。

真的他成功了，

那是個何等晶明的泡啊！

於是小孩笑了！

二

無情的空氣，

只不過輕輕地一擠，

泡破了迸作無數的小點，

終於消失了！

三

固然這是給小孩以煩惱，

但他仍不絕的試驗。

不絕的成功，

不絕的煩惱，

直到最後一點水也消失了為止。

小孩柔軟的心靈，禁不住這樣的戲弄，

於是小孩哭了！

四

人們——一切的人們，也自以為學到了一種乖，

用希望的虛幻，開出生命的花，

無情的上帝，只不絕的戲弄他們。

他們都和小孩一樣的柔弱呀！

於是也惟有哭了！

1011111

春寒

俞平伯

春底一回頭時稿成時，給佩弦看。他對於末

節似覺不甚了解；這正是我表現力薄弱底

一證。他回校以後，我成此詩，或可與前詩之

意相發明，即呈佩弦。

許多嫩黃的柳芽，聽春天到了，急忙忙跑了出來。

那裏知道！她們出來的時分，風驟然地轉冷，把何方底

急雨送來了。

因雲物底高寒，轉眼又紛紛揚揚一天的春雪；珠形的，

漸漸球形的，片形的，都向弱柳枝頭翩翩飛到。

她們底頭垂了，她們底腰折了；不怨春來得好早，只怨

春寒去得太遲啊！

來了個踏雪的人，穿着靴，低着頭，以很軟很沙的聲音

去走着。

到了隄邊，正是那柳下的隄邊；

沒覺得呢，還信步的走他底。

直等到壓斷柳梢的積雪，灑了他一臉，方才把驚詫的

顏色去抬看一望，頓然心裏重了。

他不知道爲什麼。

走了十幾步，不禁的回頭，他覺得全身都重了。

細柳雖在雪中搖擺着，他却沒有知道爲什麼。

每到一回頭時，身上，心頭，必添重了幾斤。

那時候，雪柳已似一枝小草了，他始終不知道爲什麼！

已不見頻頻回他底頭；

他或者——到現在——方才知道了，

也或者，頭依然的回呢，

只是走得太遠了，太遠罷了！

——三，三，二，杭州。

夜雨六首

俞平伯

(一)

中夜時，雨底繁響，

靜的愈靜，

繁的愈繁了。

(二)

無論是什麼，

總很像人生底照相；

但我却說不出什麼來。

(三)

的確是生了，

所知的只這一點；

尤知道的，我的確是生了。

(四)。

「我怎能聰明呢？」

非把孩子們變愚了不可！

他常常做個聰明人，

在傻孩子們底中間。

(五)

纒繩縛着的花枝，

幾時會笑？幾時會惱？

橫斜——我慰安了；

憔悴——我也慰安了。

但使我能够如何呢？

只憔悴於繩之下，

不笑也不惱。

(六)

珠圓的紋

晶澈的光，

甜甘之味；

流他的，好啊！

怎奈煩悶底旋渦向其間轉啊，

生底薄影向其間散啊！

去了後的聲音：

「不該愛慕這個嗎？」

真是灰色的我啊！

二二，二六，杭州。

也值得？

一瓣蓮花罷了！

也值得惹起相思？

王統照

一顆枯樹罷了！

也值得惹起歎息？

一點泪迹罷了！

也值得惹起愛慕？

一封舊書罷了！

也值得惹起回憶？

微細渺小的事物；與象迹，
纖弱脆薄的心靈；與記憶，
是有值得的價值啊！

盆中的蒲花

王統照

盆中的蒲花開了：

顛顛的紫穗，正在風中搖動。

碧潤的細葉的影，映在疏疏的簾上，却變成長長的淡痕。

放學的童子歸來，

扇着滿臉的汗珠，

用驚愛與不躊躇的決定的面色，勇猛地摘去一朵。

五月的陽光照着，

可愛的蒲草，也並沒一些的嫌惡。

簾痕動處：

跳躍的童子去了，

斷了靈魂的蒲花，却委棄在地。

弱的；被遺棄的，並沒有一句怨語。

蒲葉仍然的碧綠，

日光仍然的暖麗，

一個小的花苞，又從嫩嫩地根上抽出！

大風和玉蘭花

V. V.

(一)

狂風啊!

只有這幾朵孤寂的玉蘭花了，

讓他們自己凋謝了吧!

(二)

但是，

玉蘭花啊!

你們總是要凋零的，

何不乘此青春的時候，

讓狂風吹折了呢?

一九二二，三，四，上海

意外

程憬

(一)

一個螞蟻向東邊走去。

孩子看穀了，

使用兩個小指

把他捻到西邊。

(二)

水從上流滔滔的奔下，

碰着一個石礮，

猛然間裂做兩道。

(三)

太陽的情人立在鏡裏，

太陽的眼光寫在鏡裏，

被鏡面反折到了

牆上掛的

張着雙翅的安琪兒的臉上。

風——竹

風兒把竹底影子吹亂，
風兒也被竹梢撞碎了！

朋友們，

你們底意思，

可以告訴些人間來嗎？

風翩翩地去了，

竹黯黯地靜了。

伊遠了

我徘徊於鵝黃的菜花中間，

一個蝴蝶飛來，

撞在我底頰上，

驚惶地去了。

陳學乾

陳學乾

過去，

和伊攜手，

但伊已遠了！

三八

歸家

我想戴着假面具，

匆匆地跑到母親面前：

我不妨流我底淚在裏面，

她可以看見暫時的大笑了。

雜詩

(一)

多少要向人說的懇摯的話，

却是拿來放在衣袋裏，

在溪邊閑行時

隨意丟在溪邊草窩裏了。

漠華

潘訓

(二)

蟻伏在被窩裏，

摸着手兒癡癡地想：

過去的戀戀，

現在的漠漠，

未來的茫茫，

都使我底頭更鑽入被窩底去了。

一點

紙上的一點跡兒，

我想把他抹去了，

就用指頭緩緩地摩擦。

紙兒穿了！

跡兒去了！

三，三，夜。

陳乃棠

落花

片片的落花，儘隨着流水流去。

流水呀！

你好好地流罷。

你流到我家底門前時，

請把幾片給我的媽——

戴在伊的頭上，

於是伊的白頭髮可以遮蓋一些了。

請把幾片給我的姊——

貼在伊的兩耳旁，

也許伊照鏡時可以開個青春的笑呵。

還請你把幾片給那人兒——

那人兒你認識麼？

馮雪峯

伊臉上是時常有淚的。

一九二二，三，十，杭州。

獨白

白雲漫了太陽；

青山環擁着正睡底時候，

牛乳般霧露遮遮掩掩，

像輕紗似的，

惹了新嫁娘底面。

默然在窗兒口，

上不見隻鳥兒，

下不見個影兒；

祇廣飄飄的清風，

祇廣悠悠的遠鐘。

眼底是靡人間了，

朱自清

耳根是靡人間了；

故鄉的她，獨靈跡似的，

蕩蕩然湧上我的心頭來了！

——二二，三，三，台州。

母親

汪靜之

沒有了兒子的母親，

悶在悽慘的家裏。

伊想起伊的被人間的罪惡逼死了的兒，

就不止地淚流滴滴。

鄰家的小孩笑嘻嘻地走來，

天真的神情現在伊眼前，

伊的愁苦頓時消散了。

伊親親熱熱地摟着他親吻，

盡情地親了又親，

伊臉上湧出多年不曾有過的微笑了。

小孩撒嬌地跑去了，

伊暫時的快樂也跟着跑掉了。

伊無聊地開開塵封的箱，

捧起伊的兒從前玩的耍孩兒，

伊和牠親吻

正如和伊的兒一樣。

牠面上還存在伊的兒親吻的痕迹，

伊覺得還有伊的兒的吻香呢。

伊得了不少的安慰，

憂愁的臉上又微笑着了。

伊將待伊的兒的情待牠，

高興地和牠遊玩，

親切地和牠談話：

「我的兒呵！

我愛你，愛你……」

一九二二，三，二二，於杭州。

遊子

潘漠華

破落的茅舍裏，

住着和愛的家。

母親坐在柴堆上縫衣——

哥哥捧蕩摔蕩的手，

弟弟沿着桌圈跑的脚步，

父親看顧着的微笑：

都縷縷抽出快活的絲來，

穿在母親縫衣的針上。

浮浪的遊子，

在舍前草地上息息力，

徐徐起身抹着淚走過去了。

父親乾枯的眼睛，

母親沒奈何的滿刺的安慰，

兄弟姊妹底對哭，

那人兒底青布衫：

一切，一切在迷漠的記憶裏

葬着的悲哀的影，

都在他深寂，冷冰的心坎裏，

滾成明瑩的圓珠，

穿在那縫衣婦人底線上。

十二、三、三、杭州。

黑狗

維
棋

有一夜——靜寂的一夜，

我跑向那孤燈點着的所在去會我底戀人。

無情的黑狗，

見了我就狂吠。

我恐他嚇碎了那滿堆的燈花，

就朝着黑狗禮拜。

討個兒情。

歸家

程
憬

(一)

滴碎了人心的大雨呵，

任你怎樣的滴罷，

但終難滴碎我念家的狂熱喇！

(二)

吹斷了人腸的狂風呵，

任你怎樣的吹罷，

但終難吹斷我思親的情緒呵！

(三)

大雪重重的飛下，

似乎要阻住我們的歸路！

(四)

大雪紛紛的墮到水面，葬在水裏。

只可憐永遠犧牲他們未來的雄志了！

(五)

山頭層層疊疊的堆在我們歸家的路上。

呵！我要『片舟飛過萬重山』了！

(六)

到迷灘了。

到梅花灘了。

到十里長灘了。

好了，

到深渡了。

只有百十里的路程，

便到我們家裏了。

——自錢塘江至新安江——

(七)

到家了，

叫了一聲『媽』

把在路上帶來的一擔『辛苦』鬆下了。

(八)

『媽，

我來了！』

『好了，

鑑來了！』

(三)

路上遇着雪，

吃苦嗎？

(九)

村裏的景狀，還一點沒改變呵！

只有東鄰壽全死了，

西鄰大春生兒子了，

北鄰春梅嫁人家了！

(十)

白雪披在萬羅頭。(一)

呵！秀麗的萬羅，

莫不是念我把青絲白了嗎？

(十一)

或許蘭山只剩了這一朵蘭花。(二)

於今偏偏給我採着了！

(十二)

那遠遠白雪掩去的山間，

灣着螺旋似的長嶺，

便是我們那日歸家走過的路呵！

(12)(1)我村的高山。

——在橫路。——

定情花

汪靜之

伊開了一朵定情花，

由伊的眼光贈給我；

我將我的心當做花園，

鄭重地把伊供養着。

用我的愛淚灑伊，

用我的情熱暖伊，

用我的歌聲護伊；

於是伊更美麗了。

我們的

無限的生命，

藉此互相了解着，

互相慰安着。

只是罪惡世界傷了我的心，

枯了我的愛淚，

冷了我的情熱，

啞了我的歌聲。

神阿，賜我些罷——

愛淚情熱和歌聲阿！

不然，伊若是萎了，

我們將從此消滅呀！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杭州一師。

牛

劉延陵

在一條石子鋪成的路上，

一隻牛從村裏跑了出來，

他底頭鉤在前面，

鼻子幾乎吻到地。

他用沉着的步子慢慢地踱。

篤！

他右邊的前脚踏到地了，

他向右邊一擺。

篤！

他左邊的前脚踏到地了，

他向左邊一擺。

同一條路上，

一隻牛從田裏跑了回來，

她底頭鉤在前面，

像一隻在地上尋找東西的狗。

他用凝重的步子慢慢的踱。

篤！

她左邊的前腳落到地了，

她底豐滿的身體向左邊一擺。

篤！

她右邊的前腳落到地了，

她底豐滿的身體向左邊一擺。

他倆迎面跑到靠近的時候，

他把眼皮兒慢慢地張了一張

隨後又慢慢地合了下來。

她好像沒有看見，

却重重地把尾巴向左邊一拂

隨後又重重地向右邊拂了過來。

她明白了他的意思了。

他好像是說：

「小的們在家裏蠻好呀。

你慢慢地跑罷。

我到田裏去轉一轉就回來了。」

梅雨之夜

劉延陵

(1)

黑沉沉的夜

拋了錨停在窗外太空底海裏，

絲毫也不向前移動。

疏疏落落的雨

慢一陣緊一陣地

埋怨着，催逼着。

窗裏幾次要結成的夢
都給他浙瀝浙瀝的
在梧桐葉上打碎了。

(2)

被沉寂底符咒鎮壓住的屋裏，
只有一盞昏昏要睡的電燈看守着，
幻景就大膽從窗中進來了：

靜悄悄的鄉下，

亂箭似的雨

正想射穿那懸着的，厚的黑夜。

一個燈籠，引着一乘小車，

一個人推着。

兩個大蔴布袋在車上翻着。

一陣風來，把燈籠吹轉了起來，

他很害羞地露出身上底「郵政局」三個字來。

(3)

浙瀝浙瀝，
浙瀝浙瀝，

梧桐葉上又很急的響起來了，
屋裏底幻景就給他嚇走了。

「哦！

雨呀，

江南江北都下的雨呀。

她寫的信，

也在這個蔴布袋裏咧，

不要統統給你打濕了？」

等她回來

夜夜的相思淚，——

因為有她底小影化在裏面，——

劉延陵

不忍得用巾揩了，

都移近來滴在花底心裏。

如今花紅得像胭脂了。

我祇有留下來等她回來了……

竹

幾千竿竹子

擁擠地立在一方田裏，

碧青的，

鮮綠的，——

這是生命底光，

青春底吻所留的潤澤呀。

他們自自在在地隨風搖擺着，

輕輕巧巧地互相安慰撫摩着，

劉延陵

各把肩上一片片日光

相與推讓移卸着。

這又不是從和諧的生活裏，

流出來的無聲的音樂麼？

雜詩

(一)

愛人，

你是不可捉摸的！

我想不起來你微笑時的輕唇，

愁悶時的眉峯；

走動時的裙波，

沉思時的眼睛。

愛人喇！

你在心裏只是一陣不止的無目的的思念！——

徐玉諾

你真是不可捉摸的！

(二)

小孩子們唱的是「斷腸痕」

——我肚子裝滿了思念了！

——我不想吃果子和玩耍了！

——我的心成了一片紅鐵，

正要要冷水了！

——我的心成一條一條的了！

愛人！

你要笑他們愚笨嗎？

他們真是愚笨的；

他們同春天的野花一樣，

微風吹來，他們不知不覺的就擺動起來了。

(三)

現在是一件給生命穿的衣裳，

可以穿上看一看，

也可以脫下來的；

那末

現在！

我不怕北風和霜雪，

我赤着全身，

我一定要撕下你的裏衣。

(四)

這是我可以躲避一切的地方；

在這裏——

小太陽要征服的黑幕，

雲霧罩處，

古墳上的青草已經乾枯了——

沒有一點兒不適宜的感覺。

這就是嘗過現代滋味者之處所，

我將終於此了！

(五)

我不相信一個人就是這樣活着，

但是我的煩惱，疲倦……

纏綿綿綿摧迫我，

使我不願問這是「爲什麼」了。

(六)

我再三提起筆來，

想把我的苦處告給你們；

因爲這是一個生活的結果——

倦於生活者的宣言；

但是一陣麻煩發生在我心裏，

困倦在手上，

不知是爲什麼

我又覺得不必了。

也許人就是這樣的活着；

把生活建設在傷心，麻煩……

的幻幕上。

但是我的信念不能像以前那樣堅固，

亂麻一般的灰心，

一張薄紙似的疲倦，

現在的持續也一刻一刻的消滅了。

(七)

我也再三念起我們青年的祝誓：

堅忍，

奮鬥，

進取。

但是無可如何——堅忍只在能够堅忍時，

已經敗滅的火，

永遠永遠不能再燃燒起來了。

(八)

我應該說一句：

這是人類的弱點嗎？

決不能痛快的死！

呼吸一息一息的細微，

血管的振動也一息一息的沈默了；

這是人類的弱點！

這是人類的恥辱！

(九)

當我意志一刻一刻的萎靡

呼吸一息一息的低微的時候

我很平安很甘心；

我將靜待着沈入死神的羅幕了。

但當一個生活問題者來我床邊時，

我的感覺從新又恢復起來：

傷心傷心過去，

又悵悵悵將來。

(十)

煩惱底面孔並不孱惡：

他好比蘆葦叢生的一個大湖，

我們沉在裏邊的時候，

微微聽得自己的聲音——

一倒一顛的聲音；

並且在那時候——

將墮落到底的時候

嗅得污泥的香氣了。

(十一)

愛人啲！

你原諒我嗎？

愛情，我是絕對的沒有了。

愛情是人生的光彩，

同樹枝含苞欲放的鮮花一樣；

我呢，

在陰地的牆角裏早已乾枯了。

愛人，

你還愛我嗎？

這裏只有一個我！

沉默着的我！

還是人類裏邊的一員！

(十二)

當太陽怪可憐的

滾過山去的時候，

小鳥兒都悄悄地飛進林去，

蝦蟆也一個一個竄進湖底了；

獨我一個無所歸！

或者有所待嗎？

不錯，

我靜等螢光一般的小星，

念起我是一件東西，

照一照我；

並且，

也許有食慾正盛的狼子，

在這寂寞的籠罩裏，

光臨我，

和我密語。

(十三)

在這滔滔不息向下流的波浪裏，

我也是一個小浪；

並且還立在浪上，

我的動靜，

我漸漸不能作主了。

大浪們啊！

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什麼地方是我們要到的底？

大浪一刻不停的流去了。

小浪們啊！

我們怎樣保持我們一閃的生命，

作為彼此的相照？

小浪一看也不看的翻下去了。

(十四)

幸福的時光是

一閃的過去了；

悲哀的時光也是

一閃的過去了。

悲哀似乎少留戀一點？

不！

悲哀也不過在我們的心靈上

留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記罷了。

(十五)

花啊！

你們好看而且芳香的東西，

你為什麼開？

——花不為什麼的開着。

蒼蠅啊！

你們骯髒的東西，

你為什麼飛？

——蒼蠅不為什麼的飛着。

我為什麼活着——

能够運動的一件東西？

我能够解答這個問題嗎！

——不知道爲什麼，
也不爲什麼，

我將安臥，

並且死在這爲什麼裏邊了。

小詩

徐玉諾

(一)

我這屋裏有了黑斑的蛇嗎？——爲什麼我不敢進我
這屋子，進來，就要急着跑出去呢？

天上有了什麼可怕的東西嗎？草中也有了刺目而令
人皮麻的東西嗎？——爲什麼我低頭也不是，抬頭也不
是呢？

我眼睛上有了淚膜嗎？——爲什麼一切都在顫抖，而又
現灰黑的顏色呢？

我想了；這是我的好機會，我所久待久待的；我快變成

一個有翅，空虛而且空虛，一切都沒有，而極自由的人
了。

(二)

我一步一步向前走着，嘎嘎的有東西碎在我的脚下；
這是什麼東西呢？——大概是自有生以來，歷史上，人類
之甲殼了。

(三)

「一個不穩定的孩子！」我一點也不反對；因爲
當歷史用各種圈套來罩我的時候，我脫然的跑了。
我到了一個花園裏；及你看見我，我已是又跑開了。
所以我常是不規則的跑着……

小詩

徐玉諾

誰肯，並且誰能，吃了抱着瘦孩子的母親底乳？

——我餓得心酸，急着要死……試幾試把這未會開

放而已枯槁的花底生命送進大河裏……再沒法子，我猶豫不決的，奪了，分吃了，可憐的小孩子底飯。傷心啊！世上惟有可憐而窮困的母親是慈善的。

妹嫁

馥泉

做詩，原是我自己要做詩而做的；所以詩底怎樣和「批評家」底怎樣批評，這都與我和我底詩全然無關的。

我妹秋娥，三月十日（陰曆二月十二日）出嫁。在伊將嫁之前，不知世事的我，仍是平常一樣地嬉笑；——到臨了那天，我忽然變爲肉感的我了，這時我在世上又第二度感到了別離底悲哀。悲思湧上心頭的時候，嘴裏做詩，耳朵聽取，心頭用力去記；待記下了，便算出了氣，盡了快樂了。

——一九二二，三，二十五夜，第一次寫信給嫁後的

妹之夜，馥泉記於上海。

(一)

想像到，——便顫動了！

(二)

這般的，——是我底伶俐的妹子呀！

(三)

和許多不識者，生了新的關係了！

(四)

怎地不在家中了，——天天一起的人？！

(五)

怎樣相距這般遠了，——雖則上海是更遠！

(六)

爲甚和我「見禮」呢，——寫生人嗎？

(七)

好妹子，家中都懸念着你呢！

(八)

肉感者底別離的眼淚，不即母親底眼淚呀！

(九)

別人看新娘的快樂，正是我別離的悲哀呀！

(十)

船中獨自偷流的眼淚！

(十一)

想到明天便回家，——但終於要去的呵！

(十二)

妹子，這是你做新娘的糖菓呀！

(十三)

癩性的姐姐，我從前總道你太過呀！

——三月十日(陰曆二月十二日) 妹底話。

(十四)

誰還逐日開這小鐘呢！

(十五)

臨別的一聲『被呢？』

(十六)

誰再溫存地承問呢！

(十七)

你得寬慰我咧(母親底話)

(十八)

相見時微啓朱脣的苦笑！

(十九)

現在是和你同回家呀！

(二十)

日子倍長咧，在慕生的地方(妹底話)

(二十一)

早些去也好，終於要去的呀(妹底話)

(二十二)

迴避燈光的我底眼和淚！

(二十三)

暗處望見的燈光下的母親底淚！

(二十四)

日期一天天地迫近，我妹終於嫁了！

(二十五)

好齊整的新婦——誰料是我底妹呀！

(二十六)

窗外的姐底聲音，道是你呢！

——三月十一日（陰曆二月十三日）嫁回門日。

(二十七)

因了你，我也難捨家庭了！

(二十八)

姐姐，單剩了你了！

(二十九)

家中別——你是仍在家中呀？！

三月十八日，離家前一日，枕上。

平伯兄：

記兄前書曾提及作詩一層。兄以我說詩人另有一種世界，對萬物另看出一種關係來，是一種 intuitionism 而藉此可以窺天地之神秘。其實弟覺談文學與談知識，是要從兩個出發點而論，很不必渾為一談。知識是求 reality，是 Objective truth。詩歌是抒寫情感，是 Subjective imagination。知識以真為歸，詩歌以美為主。科學家的宇宙是個 Mechanism。詩人的宇宙是一種 Anthropomorphism。科學家的宇宙是無聲無色。——聲雖是空氣的動盪，色是以太的波動。詩人的宇宙非是『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便是『婦女素娥俱忍冰，月中霜裏鬪嬋娟』。說紅則『艷若桃李』，說白則『肩聳玉樓』。弟前書所謂詩人另有一種世界者，正謂其把一己與萬物間，由想象中另造成一種親切活潑

的關係來，另有一種心蕩神怡的興味。是一種 *idealisation*，是一種 *projection*。若以此與知識渾爲一談，實是錯過。大概詩歌之起，多由情慾爲 *reality* 所限制，不得真個消魂，於是反而求之想象，以抒其情感。「所謂有感於中而發於言」，詩三百篇多憂思怨慕之詞也。由此而觀，知識是求 *reality*，而詩歌則逃 *reality*，另尋想象中之桃源。若以詩人之 *Animism* 爲 *intuitive knowledge*，豈非以 *phantasm* 爲 *reality* 乎？近來文學由浪漫派與理想派日趨於寫真派者，弟以爲實由科學發明，牛郎織女，漸失魔力。而文學家由天上歸到人間，寫一種人生實況，社會真象，也是這個原因。至於一般學者，把文學裏面貫注了許多的知識問題，而變成一種哲學氣的文學。作篇小說必要個 *Horal*。弟覺文學真美，並不在以此爲知識與道德的器具，仍在其抒寫情感調和人性方面爲多。托爾斯泰晚年的小說

及美術觀念，實中了宗教的毒，遠不如其中年產品。現在中國文學的反動，也偏於道學氣味。質之吾兄以爲何如？勿勿不詳爲恨。

弟振聲

一九二一，十二月，十五日。

金甫兄：

談詩一節仍有鄙見，茲略述之。凡和你同意之點不費說了。你把談知識和談文學分開極是；惟我並不因此同意你底「惟美論」。美是什麼？是很含糊難確定的，說來說去，實際上不過是指爲人們所喜悅的，故不足爲文藝底鵠的。所謂 *Horal* 並不定須含有教訓底意味。如兄所謂調和人性亦卽 *Horal*。向善底釋義不應如此機械的；我以爲人生向上的發展卽是向善了。文學應是人生底表現，更應是人生向上的表現；那些僅博人開心的，決非現代所急需的文學。但我以爲文學應是 *of life*。不是 *for life*。托氏底議論，作品，我也極

爲贊美，勿勿奉復，餘情晤面再談罷！

三三二八

弟平伯

諸位小兄弟！你們願得極好的朋友嗎？請每星期四到中華書局裏去，就有一位名字叫做小朋友的出來和你周旋；他的性情很溫良，學問很豐富，無論什麼，他都知道；你倘若和他訂個條約，他一定每星期五到你家裏來訪你。

小朋友

週出一冊，每冊六分，郵費半分。全年五十二冊，二元八角；半年二十六冊，一元五角，郵費在內。

書六(51)

不 准 轉 載

民國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兼
發行者
中國新詩社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濟南 保定 武昌 南昌 南京 杭州
溫州 重慶 雲南 徐州 西安 汕頭
成都 漢口 蕪湖 石家莊
沙市 蘭州 衡州 貴陽 桂林 柳州
安慶 桂林 梧州 廈門 汕頭 石家莊
煙台 鄭州 蕪湖 石家莊
黑龍江 張家口 新加坡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冊數	一冊	半年五冊	全年十冊
定價	一角五分	一元	二元
郵費	五分	三角	六角
日本國	二分	一角	二角
外國	六分	三角	六角

人人當讀家家必備

發售

(四) (部) (備) (要)

預約

國學必要之書

大概完備將來擬刊

第二集則次要之書

亦可完全矣備此一

種可免多方選置之

勞

只售八十元

全書四十八種共計

四百冊原刊本價購

在二千元以上且除

數種精刻外均不如

此版之精現在預約

價一次繳只收八十

元分四次九十元廉

價無比

聚珍做宋版精印

本局得杭州丁氏聚珍做

宋版精製銅模字體秀美

實為空前珍品復用上品

墨精印精美絕倫置之精

印善本中亦在第一流之

列

何故必備此書

國學浩如煙海選擇綦難

版本不一保存匪易本書

均選人人當讀之書國學

有根柢者以備檢閱有志

研究者隨意取讀均極便

利而家藏此書子弟可於

無形之間得親古籍足為

家庭教育之助

預約辦法

●本書第一集計四百冊約三

萬餘頁定價一百六十元預

約一次繳清者八十元 四

次繳者九十元先繳卅元給

預約券取第一次書時再繳

廿元取第二次書時再繳廿

元取第三次書時再繳廿元

第四次出書憑券取書

●本書分四次出版民國十

一年六月底為第一期十一年

十二月底為第二期 十二

年六月底為第三期 十二

年十二月底為第四期

●預約以一千部為限限滿截

止

●郵費國內各行省六元蒙古

新瀾及日本朝鮮等均十二

元各國及香港等均廿四元

須一次繳足